

亲爱的祖国

維·薩揚諾夫著



亲爱的祖国

(第一部)

維·薩揚諾夫著

華 春 譯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3年 北京

亲 爱 的 祖 国

(第一部)

〔苏〕维 隆勃诺夫著

华 春 译

*

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十二条路115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售

*

8.0×1168 1/32 9 1/4印张 299,000字

1978年11月北京第1版 197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日版1—19 000 定价(6)0.90元

內 容 提 要

長篇小說“亲爱的祖国”講的是苏联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怎样把新經濟政策时期的俄国建成社会主义强国的故事。小說共分四部。

第一部的故事发生在苏联历史上“大轉变”的一年的前夕(1928年)。小說以斯达雷机械厂工人为了支援农业集体化,改进拖拉机生产的斗争为主要环节,展示出建設初期各方面的生活图景,通过劳动、人与人之间关系、家庭生活,勾勒出完成“大轉变”的苏联人民——新生活建設者的光輝形象。这里描写了老工人怎样忘我地劳动,怎样爱护和教育青年一代工人,青年工人怎样在党团教育下,在劳动鍛煉中成長为积极有为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这里描写了党的工作者怎样领导和依靠工人羣众,团結和帮助革命知識分子,忠心耿耿、不辞辛劳地为建成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的事迹。

В. САЯНОВ

СТРАНА РОДНАЯ

ИЗД.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ЛЕНИНГРАД, 1956

11648/06

主要人物表

德米特里·伊万諾維奇·伊格那切夫(爱称:米佳)——共产党员、斯达雷机械
厂老工人。

瑪麗亞·伊格那切夫娜(爱称:瑪莎)——德米特里的妻子。

丹佳娜·德米特列夫娜·伊格那切夫娜(爱称:丹娘)——德米特里的女儿,大
学生。

斯吉班——德米特里的儿子。

蒂莫菲·尼克来維奇·勃洛卓洛夫斯基——地質学院教授。

阿格拉菲娜·伊格那切夫娜(爱称:格魯娘)——蒂莫菲的妻子,瑪麗亞的姐
姐。

安娜·蒂莫菲也夫娜·勃洛卓洛夫斯卡亞(爱称:阿霞)——蒂莫菲的女儿。

安得烈——蒂莫菲的儿子。

阿历克賽·米海洛維奇·納杰日金——記者。

叶夫格拉夫·格里哥列維奇·阿福宁——斯达雷机械厂党支部書記。

尼基达·梅曾蜀夫——斯达雷机械厂的工作人员,阿霞童年时代的朋友。

衣果尔·斯克沃尔卓夫——斯达雷机械厂共青团支部書記。

瓦西里·叶密良諾維奇·波达林——青年工人,丹娘的学生。

伊万·伊万諾維奇·布尔可夫——斯达雷机械厂的青年工人,突击队長。

尼克来·米海洛維奇·叶夫列莫夫(爱称:柯里亞)——最高国民經济會議的委
員。

巴維尔·彼得罗維奇·格希特莫夫——叶夫列莫夫的副手。

阿历克賽·波尔費力維奇·德羅諾夫——研究所所長。

格奧尔基·尼克来維奇·別尔庫托夫——德羅諾夫的副手,阿霞的丈夫。

尼克来·巴夫洛維奇·舒斯托夫——教授。

目 次

第一章	会見	3
第二章	奔波	69
第三章	一天又一天	105
第四章	关于未来的爭論	129
第五章	“探索者”	164
第六章	選擇	188
第七章	决裂	212
第八章	在斯达雷机械厂	259

第一章 会 見

这里所講的故事，发生在距今四分之一世紀以前。那时候，苏維埃大地上还没有叫做馬格尼托戈尔斯克的城市；还没有德聶伯水电站。第一批苏維埃拖拉机已經在田野里工作了，可是制造苏維埃汽車、飞机和巨大透平机的人們的馳名还是后来的事；新的、集体农庄的生活刚开始建立；契卡洛夫、加斯泰洛大尉和卓婭·柯斯莫捷綿斯卡亞的名字还没有人知道；关于怎样把年青一代苏維埃人的性格鍛煉成为鋼鐵的書也还没有写出来。

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宮里，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在的大楼上，窗戶每天直到深更半夜都是灯光明亮；苏維埃国家的領導者們在这儿制訂着改造亲爱的祖国的計劃。我們的生活一天一天接近于实现列宁的偉大理想：新經濟政策的俄罗斯將变成社会主义的俄罗斯。

这个故事开始于一九二八年——“大轉变”的前夜……

1

在明朗、暖和的日子里，只要留神地瞧就可以察觉出枯萎的秋天已經临近的征象，可是，野櫻树的枝子还是无限貪生地向着阳光伸展，有些地方，在路旁矮树叢的硬莖上的花儿，好象被意外来到春天的温和气息鼓起勁来似的开放了。

梅曾蜀夫記得，在土拉近郊也曾經度過這樣一個漫長而溫和的秋天，——那正是金鳳花和櫻桃樹第二次開花的時節。土拉一帶經過采伐的林地和田野的景色，在那種時候是很優美的。……連百靈鳥都覺得，似乎春天又到了，而梅曾蜀夫就在九月的日子裏長久地傾听着這個隱身的歌手傾吐在藍空中的羞怯的歌聲。……在這些離開列寧格勒一百公里以外的地方，到了所謂“秋高氣爽”的時節，雖然不如俄羅斯中部地區那麼物產豐盛，可是也可以察覺出建設生活的強烈意志，充滿在還沒有施展威力的秋天的自然界中。

去年夏天，梅曾蜀夫很忙，一次也沒有出過城。所以這次他很樂意地同意了德米特里·伊萬諾維奇·伊格那切夫的建議，一道到奧布拉多沃來。

他們在鄉下度過了三天，在一個直接受他們工廠幫助的集體農莊里做了幾次報告。這個集體農莊的名稱和他們工廠的名稱一樣，叫做“斯達雷機械廠集體農莊”。現在，他們回家去了。

他們從奧布拉多沃順着一條狹窄的道路徒步走着，走了兩公里光景，村道拐向一個古老的花園。這裡很靜。野生蘋果樹的枝丫，在粘土質的道路上空縱橫交錯。水藻復蓋着池塘，綠苔遮掩着小徑。他們必須沿着鋪了復滿苔蘚的大石頭的道路爬到山崗上去。

伊格那切夫和梅曾蜀夫決定在一個歪歪倒倒的石亭子旁邊休息一下，他們在台阶上站了很久，全神貫注地瞅着河那邊一片豁然開朗的廣闊天地。在一片微微發黃的樹林間，有一些帶有圓柱的奇異的建築物，形形色色的屋頂在這裡那里閃閃發光；還可以看見有一些高聳空中的塔樓的猶如針頭一樣的尖頂和雕有花紋的圓頂。現在，當玫瑰色的反光在高塔窗戶里消失的時候，這些建築物就顯得有些神奇。在這懶洋洋地流着黃泥水的小河邊上，在這些

茅草盖的农舍和被风雨浸蚀得变成暗褐色的烘谷房之間，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奇怪的城市呢？

上世紀中叶，在俄罗斯帝国一个最富有的地主的世襲領地奧布拉多沃，有一位在国外生活多年的公爵帶着年青的妻子——一个法蘭西女人回来了。在浪游的岁月中，他变得相当蒼老了。他們在奧布拉多沃开始了新的生活：从彼得堡請来了建筑师，决定把花园照着彼得哥夫花园的派头布置，到处造起亭子、塔楼、圓柱，还有那帶着奇奇怪怪拱形屋頂的建筑物、飾有青銅浮雕的方尖碑。建筑师花好几年時間建筑这些东西，可是，当先祖遺留的庭園的改建工作正要結束时，公爵突然死了，不久那年青的寡妇就永远地离开了奧布拉多沃。“第二个彼得哥夫”也就此沒有在这儿建設起来。几十年过去了，誰也不再对奧布拉多沃在公爵时代建立的花園和建筑物发生兴趣。苹果树抛荒变野，古老的牆垣傾倒，圓柱裂縫，而在这幽靜地方照当时流行式样巧妙地建造起来的古式建筑物，实际上变成了一堆廢墟。

前年，在奧布拉多沃出現了新的主人。他們修繕了殘破的庭園，打扫了花园的林蔭道，敷設了新的道路，在大樓正面的尖頂上，在失去了光彩的公爵徽記的上方，刷上了藍色的大字：“教育工作者协会奧布拉多沃休养所”。

离开花园不远，在不怎么高的山崗上，座落着一个村庄。远远望去，这个有六十来家庭院、兩座风磨和一个小礼拜堂的村庄显得非常的小。德米特里·伊万諾維奇·伊格那切夫很喜欢这个村庄；还在国内战争时期，他担任彼得堡工人团队的政委时，这一帶地方就永远留在他的記憶里了；在1919年奧布拉多沃附近的战斗里，伊格那切夫曾經在这里受伤。

伊格那切夫身材矮壯：眼光严峻，灰白的头发剪得短短的，豎立在头上，是个不易疲劳的喜欢步行的人。这时候他也走得那么

快，梅曾蜀夫差点赶不上他。

他們到了一处林間曠地。奧布拉多沃的集体农庄的田野就到这里为止。一个穿破鞋的小伙子从地里回来。一匹瘦馬在前面好象不情愿似地慢慢挪动着脚步。它那淡紫色的眼睛流着泪水，耳朵老是一竖一竖的。下起雨来了。

穿破鞋的小伙子站住，問过好，打听这两位外来的人往哪儿去，有什么事，然后不太高兴地說：

“‘秋高气爽’的日子快完啦。……現在就要下雨了——一下雨我們这里村道上就不好走了。”

他拿鞭子抽了一下馬儿，不慌不忙地往前走去。

德米特里·伊万諾維奇望着他的后影瞧了很久。

“看到这样穷困的农村，我不能无动于衷，”他說，把烟斗放进了口袋。“几百年以前，这儿就象現在这样荒凉。……仍然是一小块一小块狹窄的田地；仍然是累坏了的馬沒精打采地拖着勉强的脚步；庄稼人也仍然是逆来順受，靠天吃飯。……您是在乡下生長的嗎？”他問梅曾蜀夫。

“不，我生在土拉，在莫斯科長大的。”

“难得下乡吧？”

“难得下乡。”

“我可是在流放的时候，在阿尔泰地区好好地研究过农民的生活习惯。后来，在国内战争的年代里，又常常呆在北方和南方的乡下。”

他用一根小树枝撥下粘在湿漉漉的皮靴上的树叶，走得更快了。

“不久前我遇見了一些莫斯科来的同志。我們整整談了一夜。可真高兴：农村里的旧生活正在改变。我們的工厂也重新走上了战斗崗位。許多拖拉机从車間里开到远方去了。不論在什么地

方，这些拖拉机一到就鼓舞着农民組織集体农庄。’

一个騎馬的人从面前疾馳过去，他的头部和兩肩都用麻袋遮着，免得淋雨。騎馬的人走到十字路口停下来，沉思地打量着往不同方向伸展的道路。

“你們是本地人嗎？”他发现了这两个过路的人，問道。

“列宁格勒人。”

“你們認不認得到勃略兴村去的路？”

伊格那切夫認得到勃略兴村去的捷徑。騎馬的人高兴起来：他在这一帶的太路上和荒凉的村道上不眠不休地跑来跑去，已經是第十天了。幸亏騎着馬……

大家开始抽烟，拉呱起来。原来这个新認識的人也是列宁格勒人。是“紅色艾瓦茲”工厂派到这里来采办粮食的。这件事情很难办，因为富农們掌握着粮食，把它藏在地窖里，藏在一些秘密的、只有富农們自己才知道的树林深处，所以，采办粮食的人不得不費很多工夫，在这儿的村道上奔走，一村又一村、一庄挨一庄地跑来跑去，找寻粮食。

他把香烟头扔在地上，揮手道了再見，驅馬往前赶去。

“你瞧，現在的情况多么困难，”伊格那切夫說。“必須更快地組織集体农庄。富农是不甘愿把粮食供給国家的。去年就由于缺少几亿普特的粮食，使許多城市和工业区受到了飢餓的威胁。”

村道开始寬闊起来。一个孩子穿着鞋头扁平并且向上翘起的破皮鞋在草地上走着，一面用鞭子赶着几匹瘦馬。伊格那切夫微笑着說：

“过不了多久，这地方就会变化得連我們認都認不出来的。那时候，人們会把地界耕平，田野会变得更加广闊。……这个小伙子也会穿上漂亮的皮鞋，坐上我們的‘鋼馬’……”

“您打算怎样消磨今天黄昏？”德米特里·伊万諾維奇从車廂里走出来，探問着。

“我自己都還沒決定呢。”

“上我那儿去，行嗎？您好久沒有到我們家里去了。”

“我去不碍事嗎？”

“要是碍事，我怎么会請您去作客呢？”

梅曾蜀夫猶豫不決地回答說：

“我想去看電影……”

“勃洛卓洛夫斯基一家人到我家來了呢……”

“他們不是呆在女兒那里嗎？”

“阿霞也要上我家來的。”

“原來是這樣！”梅曾蜀夫樂了。“那麼我就和您一塊兒去吧。真想見見阿霞和老太太呢。”

“您這樣說我老婆的姊妹可就不大客氣了。無論是我的老婆還是阿格拉菲娜·伊格那切夫娜，我認為都不是老太太。”

梅曾蜀夫不好意思地瞧着德米特里·伊万諾維奇，正想給自己辯解一番，可是對方只是擺了擺手。梅曾蜀夫跟着伊格那切夫在城關口的巷子里走着，很快就看見了阿霞。

阿霞走得很快，敞着大衣，手里拿着帽子。她微笑着，讓黝黑的臉兒在斜打過來的雨水中沖洗。她那淺色的頭髮梳成一種皇冠式；她不時用手機械地撫摸著頭髮。

“見着你我真是高興，姨甥女兒，”德米特里·伊万諾維奇說，一面擁抱阿霞，並且吻着她那濕漉漉的頭髮。“你早就到這兒了嗎？”

“剛到。媽媽和瑪莎姨母一道留在家裏，可是我想在吃中飯以

前出来散散步。尼基达，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德米特里·伊万諾維奇說，你的爸爸、媽媽在他这儿作客，可以在这里遇見你。要是不来，就会是同住在一個城里可老是見不了面啦。”

“这就想得对啦。”

“你不冷嗎？”梅曾蜀夫問道。“瞧！雨下大起来了。还是把大衣扣起来好。”

“別替我担心吧。你不用陪伴我。你也知道，我很爱这样的天气。我爱这烏云密布的天空，霧蒙蒙的毛毛雨下个不停。你瞧那屋子附近的樺树吧：現在它給洗得多么洁淨啊！”

“你过一会儿就回去嗎？”

“吃午飯的时候就回去。”她回答着，拐过屋角走了。

3

莫斯科地質学院地質学教授蒂莫菲·尼克来維奇·勃洛卓洛夫斯基的妻子，和德米特里·伊万諾維奇·伊格那切夫的妻子是姊妹。

她們倆多年不見了。今年秋天，当蒂莫菲·尼克来維奇要出差到列宁格勒去的时候，阿格拉菲娜·伊格那切夫娜就决定和他一块去看看妹妹，并且去探望一下去年出嫁的女儿。

“格魯娘，你来了，这該多好呀！”瑪麗亞·伊格那切夫娜在迎接这期待已久的客人时想道。“你的头发也变得这样灰白了，背駝得厉害，又穿着这种深色的老年妇女穿的連衣裙。只有眼睛和微笑还象从前一样年青，說話的声音也完全没有改变，就象从前一样……”

很久以前，在首都彼得堡一个最僻靜的、自古叫做毕斯基的地

方，有一幢兩層樓的木屋。樓上有幾個小房間，昏暗不明的窗戶外
面，是一個草木雕零的小院子。這兒住着塞巴斯托波爾之戰的英雄、
獨臂的薩頌托夫上尉的一家。薩頌托夫在克里米亞戰役一結束就
退役了。幾年過去，薩頌托夫家新的一代成長了，薩頌托夫的子
兒們就了業，結了婚，成了家，都搬到新的住宅去了，女兒們出了
嫁，到遙遠的城市去了，老人們也永遠地遷移到了潮濕的彼得堡
的墓地里。到了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末，住在這所房子里的是塞巴
斯托波爾之戰的英雄的孫女——一個灰白頭髮、穿着有黑花邊衣
服的老太太和她的兩個女兒——瑪莎和格魯娘。姐妹倆都是個子
高大、性情愉快、大眼睛的少女，她們體格強壯，干什么事情都很
靈巧。

她們生活貧困，可是日子過得很和睦。最使母親忧虑的，是靠
着她在丈夫——和祖輩一樣，他也是一個退役的步兵上尉——死
後領到的菲薄的撫恤金，很難讓兩個女兒念完中學。

當女兒們已經升入中學最後一級的時候，老太太決定把自己
不大的住宅中的兩個房間租出去。不久就有兩位很合適的房客从
士拉帶着薩頌托夫家一位老朋友的介紹信來找她了。

這兩個年青人是雙生兄弟，姓勃洛卓洛夫斯基，剛剛考上了彼
得堡大學。蒂莫菲·尼克米維奇和衣果爾·尼克米維奇長得很相
象——弟兄倆都是高個子，長腿，闊肩膀；兩人都是藍眼睛，紅頭
發，紅潤的臉頰。因此，在學校里人們很快就給他們起了個外號，
叫什麼“連體雙生子”。為了尽可能使人們能夠識別他們誰是誰起
見，在第一學年里，弟兄倆花了比預計為多的時間在理髮館和成衣
鋪里。衣果爾留着長頭髮，象個藝術家，蒂莫菲就把頭髮理成圓頂
分頭；衣果爾蓄着胡鬚，蒂莫菲却老是把臉修得光光的；衣果爾穿
着大學生的制服，可是蒂莫菲穿着高統靴子和藍色的斜領上衣，象
個工廠工人。只有一件事他們沒法分彼此：兩人都愛好地質學，因

此只好念同一个系。

在薩頌托娃家的屋子里住下来以后，他們和薩頌托娃談妥，在她家寄膳。这样一来，不消說，兩個年青人就天天在餐桌上同格魯娘和瑪莎見面了。

在这种場合，显出了双生弟兄性格上的不同。衣果尔·尼克来維奇是个爱談笑的人，講起故事来沒完沒了，吃飯的时候他总是談話的中心人物，因此他很快就成了薩頌托娃一家都喜欢的人。沉靜的蒂莫菲·尼克来維奇听着爱說話的兄弟講故事，只是嗟叹着，可是，他却是薩頌托娃家在家务方面不可缺少的人手：他什么都能做，活儿干得又快、又不費勁，而且有把握。再也不用請玻璃匠、刷牆工、細木工和灰泥匠了；所有的家务都由蒂莫菲·尼克来維奇来干。淡色眼睛的格魯娘經常是他的助手，而黑眼睛的瑪莎常常和衣果尔·尼克来維奇做伴。老太太已經想到，总有一天，兩個女儿都得改姓勃洛卓洛夫斯基。然而，結果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勃洛卓洛夫斯基弟兄倆的姓氏是过去一个望族的姓氏，因此，教授和同學們在跟他們結識的时候，总要問他們和历史上有名的勃洛卓洛夫斯基王公是不是亲族。

“不是，”双生弟兄倆用嘲笑的口吻回答說。“我們沒有成为勃洛卓洛夫斯基王公亲族的这份‘榮耀’……”

他們家里还是在农奴制度时代获得这个有名的姓氏的。当蒂莫菲和衣果尔的祖父去服兵役时，証件上填写着他是誰家的农奴。由于文書官的錯誤，祖父被認作是勃洛卓洛夫斯基，从此他們就改姓勃洛卓洛夫斯基了。双生弟兄的父亲，象当时一般人那样，努力“往上爬”，在一个有錢的地主那里当了管事。他是一个无师自通、凭着天生的聪明学到种种本事的人。可是，他却想讓孩子們受到教育，就決定把他們送到中学去念書。

他攢錢也是为了送兩個儿子到彼得堡去上学。

父亲治家很严，在这样的家庭里，为了每一桩过失和任何一件孩子气的淘气事儿，都要受到重重的处罚；在那里，人们用旧时代的古板规矩教育孩子；在那里，连十五岁的大孩子都要受到打嘴巴的处罚；在那里，每逢节日都要叫孩子们到教堂去卖力地服役，并且遵守古老教规里规定的种种繁重的斋戒仪式。勃洛卓洛夫斯基兄弟从这样的家庭来到彼得堡，却开始同进步学生的小组交往起来了。

有的时候，大学的同学们在勃洛卓洛夫斯基兄弟的住宅里聚集，直到深夜还围坐在茶炊旁边；有时是格鲁娘、有时是玛莎整整一个晚上耐心地侍弄这个茶炊。

有一次，就在这样一个晚間聚会上，出现了一家大工厂的青年施工德米特里·伊万諾維奇·伊格那切夫。衣果尔把他介绍给大学生们，并且使大家确信，他是一个杰出而有学识的人物。他很熟悉已经有了俄文译本的外国新起经济学家们的著作，善于迅速抓住任何争论的实质。他和衣果尔·尼克来維奇交往最密；蒂莫菲很快发觉，他兄弟和伊格那切夫一块儿度过了大部分课余时间。蒂莫菲怀疑衣果尔和伊格那切夫常在一个什么革命团体里见面，而这种团体比他们家里热闹、愉快但却无意义、无作为的大学生的聚会来得严肃和有实效些。

几个月以后，有一次，衣果尔向兄弟老实承认说，他因为有事，需要离开彼得堡很久，可是由于某些义务的关系，他没有权利说出这是件什么事情。就在这天晚上，衣果尔同伊格那切夫和小组的别的同志们一起被捕了。几个知心的朋友悄悄地告诉蒂莫菲·尼克来維奇说，这些日子里，“俄罗斯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领导下的大批革命家被捕了。而且，到处传开“协会”的领导者、在当时京城知识界和彼得堡大工厂工人间很有声望的符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也被捕入狱了。

困难的日子开始了。现在，正到了蒂莫菲·尼克来维奇可以真正估价萨颂托娃姐妹的真诚友谊的时候了！她们帮助他做有关营救衣果尔的一切事情，而且，在那个时期，如果没有女人关切的手帮他抄写公文，如果没有格鲁娘和玛莎轮流地带著书籍和信件到牢里去探訪衣果尔，那就很难想象他怎样度过这些难关。但是，最可怕的事情还在后头。衣果尔在牢里害了肺炎，并且正当医生们断定“病人健康状况在好转中”的时候死掉了。

这个时期里，蒂莫菲·尼克来维奇更深地体会到格鲁娘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爱情。格鲁娘很快就成了他的妻子。

玛莎沉重地忍受着衣果尔的死所引起的痛苦。她决定离家到老城关外一个学校去教书。

伊格那切夫在牢里又蹲了很久。有一天，伊格那切夫托人带来一个口信，请蒂莫菲·尼克来维奇在可以探牢的那天去看他。蒂莫菲·尼克来维奇因为害病，躺在床上，医生禁止他出去。没有办法，只好请玛莎去探訪伊格那切夫，即使是只去几次也好。玛莎为了获得探望伊格那切夫的权利，就佯称自己是青年施工的未婚妻。不知怎的，她在陌生人面前说自己是从未和她单独一起说过话的人的未婚妻，总觉得不自在；尤其困难的是当监狱的看守到来时，同这个人说话还必须称“你”。不过伊格那切夫究竟是衣果尔的朋友，因此，她觉得不能拒绝去探监。直到深秋，她还是不断到狱中去会见伊格那切夫，把监狱外边人们的生活情形告诉他；但是他们两人最常谈起的，却是去世的衣果尔。

当伊格那切夫从彼得堡被流放出去的时候，玛莎感到自己很孤独，而当她收到消失在遥远的阿尔泰山区的一个小村寄来的短信时，她又喜出望外。伊格那切夫不爱多说话，他信里写的就象他说的那么少，但是他善于在一封简短的信里写上很多事情。两人的通信一个月比一个月活跃起来。三年后，早春时候，伊格那切夫